



惡德藥劑師 威廉

結果真相出乎意料之外地是他最不相信的那一種可能，那個混帳洛克菲爾正是把在場的所有人都當成旗子利用了。

或許從旁人的角度來看，他會認為對方的手段相當高明，但現在他是個同樣身為被害者的人，因此只覺得他是個下三濫的渾蛋罷了，不過既然都消失而且被通緝了，『追殺』自然就不會是他想攬的工作。

——但離開這裡就能直接回到原本的世界？

開甚麼玩笑！

他現在無論是那段童年的記憶還是身體本身附帶的能力都消失不見，他怎麼可能就這樣放著不管、直接回到他那個地方去？

那個混帳洛克菲爾都不比這件事情重要。

或許是還沒意識到那個早已佔據心中的人已經回來了，威廉皺著眉直接快步走到慕朗戈面前，開口就是一陣充滿不悅的指控。

「回到原本的世界？我聽你們在唬我！把我抓來這裡、做了一堆破事，這些我就算了，但我倒是希望你們能好好解釋下我為甚麼會平白無故失去一整段記憶跟自己的異能。」他雙手交叉抱胸，怒視著那兩個名字都是甜點的傢伙。

「你們這些渾蛋到底還藏了甚麼？」



副教授 葉宗瀚

他從六百年前的台灣又被帶回了這個會議室，聽著那慕朗戈和另一人的對談以及威廉的怒目相對。

葉宗瀚在一旁看著，他並未出聲也未向前阻止，因為對方的問題，他也想知道這個答案。

聽他們之間的言談，怕是他們捲入的事情並沒有他們想像的單純，既然這樣他們是應該要交代清楚才是。

雖然他也有所疑問，不過還是等等再問吧，先看看那些人會怎麼回答威廉的問題吧。



平行宇宙和諧委員 蛋塔

「別這麼激動，威廉先生。」
面對威廉的愠怒，蛋塔率先出聲安撫。

「這些只不過是將你們從原本的世界徵調而來有一定機率產生的必然現象，都是暫時性的，毋須煩惱。」他飛得更貼近對方一些，好不令其他人聽見：

「待到你們回歸，所有的變異都會回歸正常——我們當然知道你是個擁有異能力的人，沒有在第一時間告知是為了減少任務中不必要的紛擾，畢竟這兒還是以普通人居多……」



平行宇宙和諧委員 慕朗戈

「——或者你們其實都已經死了，只是成為外星人的實驗品，被裝進一個殘廢的軀殼裏，繼續以威廉的名義過活。」
忽略蛋塔的一陣白眼，慕朗戈沒什麼禮貌地插話，以他一貫憤世嫉俗的惱人語氣。

「事到如今，還願意信任我們給出的答案？」
他乾涸地揚起唇角笑了笑，笑起來的樣子比機器人還死板。「當然，宇宙要順利運行，不得不有所謂的正確答案，而我們選擇不說，是因為擔心你們的理智承受不起。」

事實上也早已有人知曉真相，但即使他知道了全貌，也無法對自己的處境改變什麼。縱然真相顛覆一切以往認知，日子仍然得繼續過下去，難道不是嗎？

「仍然想要答案麼？不如問問你自己罷，藥頭。」

「你渴望一個什麼樣的答案？」
不過，真正掌握著選擇權的，始終是自己啊。



惡德藥劑師 威廉

「當然不相信，說老實話我只是想看你們怎麼解釋這場鬧劇，偷了道具阻撓你們，還為了這個搞了一堆爛事，你以為我會對你們有多大信心？」他雙手交叉抱胸、怒視著眼前的兩個人，現在的他早已沒有剛出現在這裡時的友善態度，現在留下的僅有滿滿的不愉快。

「暫時性？我看這也不是最後幾天才出現的，七天夠久了吧？」威廉輕挑起單邊的眉然後帶著不屑的語調這麼說著：「不過我想我的線索夠多了，你們也不用再繼續扯謊了。」

他說完擺出了笑容，然而那卻是一副輕蔑的笑臉。

接著他突然很快地把兩手的袖子捲了起來，然後先用力朝蛋塔的臉揍了一拳。

「這拳是為了這一堆鳥事。」

隨後他也朝慕朗戈的肚子狠揍了一拳，這兩下都出了全力、絲毫沒有留情面，而且加上他本身就是有特別訓練過的人，力道上似乎又更能令人感受到痛感。

「這拳是為了糾正。」他這麼說著：「我最討厭人叫我藥頭了，我才不賣那些該死的毒品。」

說完後他才將袖子弄回來拉好，並轉身離開兩人面前，意圖往沙發上倒。



副教授 葉宗瀚

葉宗瀚看著某人揍了自己想揍的人一拳，本來想要去安撫一下威廉的情緒，不過眼下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說實話很困難嗎？」葉宗瀚靠近了慕朗戈，雖然他笑著這麼說，不過卻揪起了對方的衣領，「事情都已經這種地步了，應該把該告訴我們的事情告訴我們了吧？」

「真相對我來說很重要，無論知道之後將背負什麼，那都比抱持著疑問活一輩子來的好。」

他受夠了這種沒有解答的疑問，已經這麼多次了，他不要連這次遇上的事情也都什麼都不知道。

「還是說，你承擔不起說出來之後所造成的混亂呢？」



平行宇宙和諧委員 蛋塔

「暫時性的意思是你們回去以後，一切就會恢復原狀啦——」
蛋塔話語未盡，一個拳頭直落，即使他反應稱得上迅速，仍不免遭到對方攻勢波及。

「偷東西還說那麼大聲，到底是誰有錯在先吶？」
精靈揉了揉被揍的臉頰，不滿地小聲咕噥著，邊飛至慕朗戈身後，免得待會威廉再次使用暴力。



平行宇宙和諧委員 慕朗戈

慕朗戈則沒有逃避，實實在在地接下了那一拳。

「我沒有什麼貶意。」
男人朝著威廉離去的背影聳了聳肩。既然對方沒有要追問的意思，他也無意再行解釋或辯駁——雖然對於不相信的人而言，答案也了無意義（再說，慕朗戈某種程度上其實已經透露了真相）。

「哎、你們也沒必要這麼激動罷？」

即使被狠揍一拳又被揪起衣領，慕朗戈仍一副處變不驚。

「我的同事也說了，你們打從原本的世界而來，難免引發一些無傷大雅的錯誤，只要從那扇門出去，一切就會恢復原狀了。」他頓了頓，又繼續：「當然，要是你們還有什麼冀望的，或許能實現也說不一定。」



副教授 葉宗瀚

看著對方還是那張不為所動的臉，似乎也並無意要透漏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他終究還是鬆開了抓住對方的手，既然從這裡問不出什麼，那他還是別白費力氣了吧。

「那好吧、我就姑且再想信你們一次。」

葉宗瀚丟下一句話之後，離開了穆朗戈與蛋塔的面前，他走向另一邊正在往沙發前進的某人身旁(>>13)，一把拉住了威廉並且從背後抱住了他。

「歡迎回來，威廉。」

雖然只是被分隔了一日左右的時間，他卻覺得好像隔了一段很久的時間，他有很多話想說，但在說出口之後卻只剩這一句。

他想，此時此刻，沒有任何話語比這句更合適了。
至於其他的問題，就到時候再找機會問吧。



惡德藥劑師 威廉

沒有繼續理會那兩個傢伙，也似乎沒注意到那人就在一旁，他只是感到虛脫，甚至參雜著混亂。

他只要走出門就能回到自己的那個世界。

但是如果他不想回去面對現實了呢？

如果他已經回不到從前了呢？

如果他，不是他呢？

突然間的力道將他拉回現實，他回頭看向身後的人，這才發現當他們回到這裡時，他也一起回來了。

「宗瀚……」他的語氣中充滿不安，緊握著那雙抱著自己的手，宛如依賴母親的孩子、不肯輕易放手。

「對不起，我……」然而他甚麼話也說不出口，明明知道對方的身分、對方的想法，他卻依然做了劊子手將他送了下去。

甚至連開口對他解釋都做不到。



副教授 葉宗瀚

「行了，你別再道歉了。」葉宗瀚隔著衣物親了一下對方的背部，輕輕地將頭靠在了上面，「我說過了，無論你曾經做過什麼事情我都不會拋棄你，所以沒事的。」

「我好好的、克勞德和亞特萊姆，也都好好的。」他這麼說著，視線偷偷地瞄向了某處兩個夥伴所在，「我知道做這些事情並非你所願，這樣就夠了。」

想起同對方一起在日本那處的田野的狀況，葉宗瀚就不由得覺得心疼了起來，該怎麼做才能讓對方不再這麼小心翼翼，不再抱持那無謂的罪惡感。

「如果你仍然介意把我送去亞空間一事，那就罰你陪我登百岳吧。」

如果可以同威廉一起眺望山景，想必那也是別有一番風情的吧。

「說到這個，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呢？」



惡德藥劑師 威廉

「我……」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對現在的他來說是多麼的困難，他已經不像當初只想回到自己那個紛亂的世界、繼續他那令人失望的人生，他遇見了他、且將永遠放不下。

他握著對方的手，以指腹輕輕地摸著他的手背，他回憶著一路上與對方的種種，心中甚是猶豫。

如果可以的話，我選擇——

「那麼我願意接受你的罰則。」威廉轉過身去抱住對方，臉上流露出的是一抹真摯的微笑。

「我想就這樣陪在你身邊，直到今生的盡頭。」



副教授 葉宗瀚

「那就這麼說定囉。」葉宗瀚稍微施力踮起了腳尖，一吻落在對方的唇上
我愛你。
，「Je t'aime.」

吻從輕輕地點了一下，慢慢地變成輕咬，在舌探入對方的口中後，他克制不住自己，向對方索求著深吻著。

那雙黑色的眼眸，映著對方的臉，葉宗瀚不願在這時候漏看對方的表情。

他沒想過會在陌生的地方與陌生的人產生交集，甚至到現在這種情況，全是他沒有想過的事情。

而對方所言的今生的盡頭，之於他來說——恐怕是不夠的。

「吶，就算走到了生命的盡頭，我依然會在你想要的未來等著你的。」結束了這個吻，葉宗瀚靠在對方的胸膛上，這般說著。

你憧憬著的未來，會是怎樣的光景呢？